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二十九至三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繹史卷三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鄭取虢鄶

詩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隰有萇楚猗儺其

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詩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小國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鄭譜檜詩在夷厲之閒檜即鄶也後滅于鄭故其詩附此

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史記齊太公事同　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史記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

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世本桓公居棫林徙拾

國語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

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
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
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
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
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
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𩇕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
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
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

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龢協蓋其先王臣間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龢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㞐

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夔越不足

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
龢而取同夫龢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龢故
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
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龢五味以調口剛四支
以衛體龢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
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
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

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龢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夫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内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𡗝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

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
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
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
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以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
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
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
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

德中申呂方彊其隩愛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

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冐於是乎始啓濮

史記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

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公公地公誠居之號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號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說苑同　紀年晉文侯十四年鄭人滅虢　十六年鄭遷于溱洧

詩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詩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韓非子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

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厲王之少子友宣王封之食采於咸林是為鄭桓公

紀年謂王子多父者也幽王八年為周司徒以王室

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賄虢鄶之閒驪山之敗桓公死

之其子武公掘突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鄶以為已國

史伯之謀驗矣夫史伯知周室之必弊虢石父褒姒

之必亂周也又知滅周者必西戎與申繒而秦楚齊

晉必且代興其於天道人事察之審矣有臣如此而

幽王不用安得不亡顧其所以為鄭謀虢鄶者始寄賄以誘之終構隙以取之以詐術得人國何愛於鄭而憎於二國哉然自是以後南北之形勢常視鄭而鄭在春秋遂無世無晉楚之爭矣史伯亦見及否邪

繹史卷二十九

繹史卷三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周室東遷

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〇史記在二年史記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宫後宫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

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幽王在位十一年國語之文可據也史記三年王愛褒姒因終言廢申后易太子以至於亡而皆無年不知申后之廢果在何年也前編在五年綱目在九年皆無據今並不取　古文瑣語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

詩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詩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
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
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
知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詩序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列女傳幽王惑於襃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襃姒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唯襃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後漢書幽

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詩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隂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詩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傳褒姒威之詩人知其必威周也朱子曰或曰此東遷後詩未能必其然否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

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
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
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
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
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
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詩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

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前編及綱目俱云幽王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魯詩小雅十月之交言厲王無道内寵熾䖏政化失理故致災異○鄭譜以十月為厲王詩箋云幽王時司徒鄭桓公非番也然此詩在六年而鄭桓公為司徒在八年鄭説非是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
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
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

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詩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言序以為幽王之詩其時世不足信姑闕焉可也 錄異記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别食口數千嘗遇飢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墾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

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詩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朱子曰序無義理此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鄭譜云當為刺厲王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詩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云亦當為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詩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子云此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鄭云亦當為刺厲王按鄭譜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為厲王時詩獨與小序異歐陽辯其誤詳見本義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

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詩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韓詩章句趯趯毚

兔趯趯往來貌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

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詩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　古史考古有塤篪尚矣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詩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詩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

可朝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詩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詩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

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詩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焉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

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詩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

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詩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詩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

小人也○朱子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序誤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詩序鼓鍾刺幽王也○正義云昭王之時作依三家為說也歐陽公云幽王無東巡之事無由淮上而作樂朱子云序但隨例以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韓詩內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薛君章句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

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
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倬
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
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

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

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詩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曰自楚茨至車舝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無風刺之意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又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即為豳雅未知是否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

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

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
子萬年福禄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
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乘馬在
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魚在在藻有頒其
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
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炰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詩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據朱子說此皆燕樂贈答之詩疑正雅脫簡在此序多失之誤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詩序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云此燕樂新昏之詩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

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曰此喜見君子之詩亦疑脫簡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山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詩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曰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按朱子此說良是但小

雅之楚茨以下序說者多以為傷今思古詩則此篇謂其追思名伯亦無不可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曰亂離之後不復見昔日都邑人物之盛而作此

詩也此序蓋用緇衣之誤按此亦傷今思古之詩以其中有我不見之語故朱子不復疑之耳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詩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有所刺於上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詩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詩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苕華何草之篇哀音促節誠幽王末年之詩綱目載之初年非是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

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熢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熢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熢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

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以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説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並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　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　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

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號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按此與史記不同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前編曰史遷不考之于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

書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

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

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詩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

由敖其樂只且詩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

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詩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女謁之亡人國也自古然矣傳曰夏亡以妺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然周之所以亡復與夏殷異桀紂恃其才智暴虐聚斂殺戮諫臣其政皆足以亡國女寵特一端爾而又際湯武之聖至幽王則不然亦惟昏愚信讒嬖愛奪適構釁牀笫之間小醜乘而難作遂使赫赫宗周竟殲滅於褒姒已且姒之為禍其兆明

矣龍漦之孽遠起於夏庭檿弧之謠近聞於宣世盡人而知之幽獨不知何也豈深山大澤之龍蛇工譏善匿不聞此亡國之言邪抑尤物移人王心蠱惑即亡亦所不恤邪夫笑亦人之常情裂繒非美聲也褒姒之好惡與人殊而幽王必欲說之不如是不足以絶諸侯之援致戎寇之入不如是不足以滅周也方幽王之廢申后黜太子太子出奔申母子離怨白華鸒斯之詩足以徵矣申召繒戎以伐周遂有驪山之

禍於是諸侯共立太子奉之以東遷而周不復西矣是時與幽王之難者惟鄭定亂立平王者秦晉與衛也平遭宗社覆敗之禍切君父不共戴天之讎倘因諸侯之推戴奉辭伐罪志雪國耻東周之王業猶可以振乃茍以得位為幸罷師行賞錫命晉侯施施若盛世之典策焉此無他滅周者西戎而召戎者申侯也治戎固不能矣顧方以申侯之立己為德舍是不討安所用討若以春秋之法則直書曰太子宜臼弑

其君可矣平亦安足望乎且在朝諸臣又非其人也自幽王棄親遠賢虢石父巧佞用事在位者憂讒畏罪無復遠圖播遷以來九族被棄賢士困於下僚中興之業誰與為謀者是時從王之國不過秦晉鄭衛已爾秦與西戎世為仇讎當其力戰蓋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許之西戎方據其郊在平王不得不予在秦亦不得不自取然戎狄強盛秦伯父子力爭二十餘年而後得之固不暇東略矣况其僭臚

郊祀有無王之心乎晉啓河内表裏山河足以蕃屏王室然文侯雖賢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偪晉之内亂實自此始而平王錫命固諭以歸視寧邦矣其委任又可知也王爲申出鄭武公娶于申當桓公敗亡之際其族散入南鄭僅收餘衆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鄶以爲國其顧已足以申鄭昏姻之好平王以武公爲司徒世有其職而遣役戍申其事蓋可推矣惟衛武之賢足以有爲而權任不在焉自四國之

外諸侯未有至者且王既以罷兵息民示天下即有志懷忠憤繼起勤王者將何所用之況當時之列國咸思自樹更相侵伐又未必乃心王室哉平忘申侯之罪即欲號令天下恢復舊業抑又難矣東遷之事勢如此此王風所以降於列國陵遲而不復振也

繹史卷三十

繹史卷三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隱公攝位

左傳隱公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史記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

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信如史言則衛宣楚平之事自惠公先之矣惠公魯之令主史説疑誣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

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

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入春秋第一義例公穀各發異論故三傳並正書以下記事惟左氏正書其公穀之尤卓者或亦正書餘皆細書

左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

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紀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公穀蔑作眛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說苑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

曰禭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禭賵禭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乗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二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乗馬六匹乗車諸侯四匹乗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

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二年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司空無

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左傳蒙上文正書不標名餘同　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仲子也子氏也君氏也三傳互異固當闕疑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二傳作尹氏文別載

五年春公將如棠

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
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
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
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傳考宫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始僭諸

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

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公羊傳九年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

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説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

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於弑公故貶也○右二傳原在四年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地何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公

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

君也

左傳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

曰假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及者内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公羊傳十一年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伐邾宋志也 穀梁傳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禮諸侯不再娶再娶不得稱夫人惠公以孟子為元妃以聲子為繼室有子而長國之福也信手文之禎祥再娶仲子已開禍亂之端矣隱長桓幼其為尊卑

也徵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正也隱欲讓桓非正也隱立十有一年用師宋郊連兵許國業與齊僖鄭莊方驅并駕國人咸知惠公有子亦將以其終為君也將以讓桓則直授之夫以十三歲之莊公與三歲之襄公皆不以弱弗克立桓也即幼又復十一年矣而濡忍不決讒禍鍾巫菟裘之營吁嗟其已晚矣羽父專命行師素無臣禮始以殺桓求媚終以弒隱逞志有弒一君之名而有弒二君之心桓公黨惡滅倫據國

而世守之亂臣賊子夫亦何憚而不為哉唯是隱公既長且賢南面數載不聞敗德非鬼之祭竟來簒逆探先君之邪志啓奸雄之戎心君弑而賊不討春秋於此有遺憾焉

繹史卷三十一

繹史卷三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鄭莊公克段入許

詩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詩序將仲

子剌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剌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大叔于田剌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詩說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剌之○申培詩說雖近世偽作亦有可採

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

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敎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

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𩔰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

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于城潁故成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

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已上元年一段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宫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

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兹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

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桓公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莊公二十九年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

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已上入許

城穎以寘母黄泉而誓之鄭伯之人道絶矣夫姜氏有子而愛憎分焉婦人也愛憎分而以廢立請婦人也已嗣先君而有國矣善事母而友愛厥弟段也不才夫豈不可敎諫親愛之富貴之抑亦可以慰母氏之心乃姜之所愛莊滋不能容矣與之制則曰巖邑懼其阻險而難制也與之京則使居之庶乎處大都以驕其志因以蔽罪焉嘗讀詩至鄭風大叔之篇曰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叚一馳馬試劍之公子耳非能
如晉之沃伯楚之蔡公也且以莊叚同母之子以武
姜言之處鄭國而為鄭君毋亦復何求而啓弟殺兄
事之未集厥謀先漏處京而京人叛奔鄢而鄢不保
設能母子陰慮合謀當不輕舉速禍如是也鄭伯處
心積慮以成其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以正告天
下則曰叚將襲我也姜將啓叚也在叚之餬口四方
尚幸不殺之福在莊之按兵未動先邀愛弟之名闕

地而賦大隧以為天性之樂母子猶初也孰其信之
内患既除復思外攘許亦人國文叔之封炎帝之祀
是神明之胄也屬以疆埸相接實偪處此虢鄶既滅
用兵將在許矣彼實利其土壤而援諸侯以為助魯
宗國也齊僖小伯也皆躬親擐甲以從之時來蓄謀
大宫授兵其計已成謂直取之則任滅國之名置之
復無自利之實故外為甘言以欺兩國而内則攘之
不然奚為處之東偏又使獲佐之也齊魯遠處東海

即裂許而分之亦未能踰曹越衛而有其土則入許誠鄭利也陰為厚利而陽為名高狡爾寤生猶然克弟見母之故智耳既已攘許求利後人孰知身沒而忽突交爭許叔因亂復國大岳之胤猶未宜絕鄭固無如之何也已

繹史卷三十二